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卧底

王梓夫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卧底

王梓夫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卧底 / 王梓夫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1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王梓夫卷)

ISBN 978 - 7 - 5034 - 5625 - 1

I. ①卧…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3991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1 字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1.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一

坐在烟海市天姿大酒店二楼围栏旁边的餐桌上，靳小晴突然想到了人生如梦这句话。两个多月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都是如此的不真实，恍恍惚惚，晃晃悠悠，如梦如幻。无论你是一个如何自信、如何叱咤风云的英雄或野心家，当人生遇到重大变故的时候，你才相信人原来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无助，轻飘得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只能随风而去。这时候，只有到了这时候，你才相信人不再属于自己。

这是一家中档偏上的饭店，集餐饮、洗浴、娱乐于一体，一楼是大厅，二楼是雅座，三楼则是洗浴中心按摩房什么的，四楼除了办公室还有客房。在二楼雅座的外面是一周围栏，围栏旁边是类似大排档的小型餐桌。坐在这种小餐桌上，可以把一楼大厅尽收眼底。靳小晴不明白，蓝湘不像是那种贪热闹的人，可是她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位置呢？

事实上，今天的一楼大厅也真是够热闹的，那里正在举行着一场婚礼，而且不是一般人的婚礼，是烟海市委书记徐文发的儿子徐冲的婚礼。对于这个婚礼，靳小晴事先是做过一些调查的，那也是执行蓝湘的命令。令靳小晴费解的是，蓝湘为什么对徐冲的婚礼有兴趣呢？

根据靳小晴的调查，这个婚礼原来准备在烟海宾馆举行的，那是属于市委市政府的宾馆。可是市委书记徐文发为了避嫌，选择了

这家合资饭店，而且用餐标准是讲好了的，不算酒水，每桌六百元。还有，徐文发原来只想请一些亲朋好友办一个简单的仪式，可是女方家里不满意，身边的同僚有意见，上级和下级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也提出了强烈的要求。你一个市委书记，偷偷摸摸把儿子的婚礼办了，连杯喜酒都不请人喝，也太不近人情了吧！今天的婚礼也依然是严格控制的，正式发请柬的超不过三十人，可是那些闻讯赶来的就不好说了。谁让他是市委书记呢？公众人物无隐私，媒体不炒作，小道消息更厉害。

坐在靳小晴对面的蓝湘一直不说话，她们两个只点了两个清淡的小菜，要了一瓶长城干红酒，细斟慢酌，图的是看下面的热闹，消磨的是莫名其妙的时间。

蓝湘不开口，靳小晴是绝对不敢乱说乱问的。她们这两个年龄刚好差一倍的女人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奴隶和主人的关系，这是写进协议里的。靳小晴今年二十二岁，蓝湘四十四岁，表面上像一对姐妹，蓝湘依然很年轻，也很漂亮。有人说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不能买健康，不能买年轻。错了，高科技发展的今天，有钱的女人甚或男人，把大量的钱都花在健康和美容上面了。肯定有效，无效谁办这傻事，蓝湘就是证明。

来宾确实不少，看得出来大多数是政府的各级官员。尽管在这里他们不敢摆架子，也不敢玩儿派，还是看得出来他们是政府官员。这是一批职业特征最强烈的人，他们想掩饰也掩饰不住。何况，那种刻意的掩饰，纯熟的谦卑，以及作秀般的兴高采烈，更进一步暴露出了他们那训练有素的职业特征。还有，透过一楼大厅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停满了大同小异毫无个性的小汽车。

蓝湘扑哧笑了。

靳小晴看着她，也微笑了一下，算是奴仆对主人的尊重。

蓝湘说：“你猜我笑什么？”

靳小晴摇了摇头。

蓝湘说：“我想起了一首民谣：拉开车门往里看，个个都是贪污犯。先枪毙，后立案，肯定没有冤假错案。”

眼下民间流行的民谣和黄段子像蝗灾般地铺天盖地，也像蝗灾般地迅速蔓延。中文系的叶建平说，这是官方文学阳痿，民间文学雄起的特殊时期，雄起的民间文学强暴的对象正是社会的弊端。想起叶建平，靳小晴的心像刀剜一般疼了一下。她咬了咬牙，竭力不把自己的情感表露出来。她现在不属于自己的，她的一切行为乃至情感都要以蓝湘为核心，为蓝湘服务。蓝湘花那么大的代价雇用她，她一定要当好这个奴仆。

蓝湘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门口的签到桌前面，凡是进入婚礼大厅的来宾都要先到那里签到，顺便交给账桌上一个红包。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了，许多有权有势的人都用这种方法敛钱。老百姓办事是破财花钱，当官的办事恰恰是发财的机会。据说两年前副市长秦向东的女儿结婚，光红包就收了一百三十万元，比办一个中型企业获取的利润还高，还不用交税。据说有一个私企老板送了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元，还有一个开发商送了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这件事影响颇大，有人告到了省纪检委员会。省纪检委员会还派来了专门调查组，查了三个多月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

蓝湘看了半天，突然问：“为什么徐文发亲自负责签到？这不是太失身份了吗？是不是怕人家给的红包少？”

靳小晴急忙禀报说：“不是，这件事也真让徐书记为难了。开始说不办，大伙儿不干；后来又说小办，大伙儿还不同意；再后来他同意办了，但是拒绝收贺礼，大伙儿又强烈反对。徐书记一步一步往后退，最后坚持，每人只收二百元，多一分钱都不收。这样，他还不放心，亲自接红包，超过二百元的，他当场退回去。”

蓝湘听了，沉吟了一会儿，鄙夷地说：“真他妈会装孙子。”

靳小晴想说徐书记是真的，看了看蓝湘的脸色，又把话咽回去了。难道在蓝湘的眼里，当官的一个好东西都没有？这未免也太偏执了吧！

二

下面的婚礼开始了，响成一串的鞭炮，欢快的音乐，五彩缤纷的纸屑，穿着婚纱和礼服的新郎新娘在伴郎伴娘的陪同下入场了。

这个婚礼办得不俗，主持人居然是烟海市大牌播音员柳如烟。在整个烟海市，有两个人的名气最大，一个是市委书记徐文发，一个就是柳如烟。柳如烟一副大家闺秀的气度，还有清泉绿草般的清纯。男人眼里最美的女人，女人心目中最服气的偶像。她是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是所有女人骄傲的姐妹，她属于烟海人民的，任何人都不能独霸她。也许就是怕触犯众怒，她一直没有谈恋爱。没有男朋友让所有人都感到安慰，都感到有希望。可是，一个可怕的传说像艾滋病毒一样在黑暗与龌龊中传播着，说她跟徐文发有染，或者干脆说她就是徐文发的情人，还有人说得更是有鼻子有眼，说她已经跟徐文发订婚了，徐文发给儿子举行完婚礼以后，就要跟柳如烟正式结婚。他之所以不愿意让儿子婚礼过于隆重，就是怕将来他和柳如烟的婚礼超不过儿子。人心就是一个黑暗王国，从那里流出的乳汁都是黑色的。

柳如烟的出现无疑给徐冲的婚礼带来了躁动的狂热，也使那扑朔迷离的传说增加了真实的佐证。

蓝湘说：“徐文发很会当官。”

靳小晴向她投出了困惑的目光。

蓝湘说：“他是故意不避讳的，好像他这样做很坦荡，谣言不攻



蓝湘的脸上并没有露出欣悦的表情，她这么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是不会满足一个奴才对她的阿谀的。

李中书
2014.10.8

自破。他错了，现如今的老百姓是那么好骗的吗？谁比谁傻多少呀？”

靳小晴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了蓝湘的话，还讨好地笑了笑，算是对蓝湘真知灼见的钦佩。

蓝湘的脸上并没有露出欣悦的表情，她这么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是不会满足于一个奴仆对她的阿谀的。

靳小晴突然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的说：“柳如烟真漂亮！”

蓝湘看着她：“是吗？”

靳小晴急忙改口说：“啊……没有你漂亮。”

蓝湘说：“你像徐文发会当官一样的会说话，我会把你们放在一块儿较量较量的。”

靳小晴没有完全听懂蓝湘的话，继续说：“不过，你发现没有，柳如烟很像你，真的很像你。”

蓝湘含蓄地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靳小晴的注意力开始向新郎和新娘转移，这真是非常般配的一对，令人艳羡。徐冲身高一米八〇，英俊潇洒，浓眉大眼，又风度翩翩，堪称是一个美男子。新娘叫尹音，烟海医院的牙科医生，这也是靳小晴事先调查出来的。她是一个苗条秀丽、高雅脱俗的姑娘，穿上洁白的婚纱，更是天使般的纯洁娇艳。如果不是那突如其来的灾难，未来的两年或三年后，她跟叶建平也会如此幸福地出现在婚礼上。她相信，叶建平并不比徐冲差，而她会毫不逊色于尹音的……她的心又疼痛起来，刀刺一般。对未来她再也不存任何梦想了，她的梦已经破灭了，一个已经沦为奴隶的女人，还敢有什么美好的奢求呢？

婚礼热闹却又有条不紊，在柳如烟活泼高雅的主持下，新郎新娘交换结婚戒指，幸福地接吻，还有一拜天地改成了对天盟誓，二拜高堂改成了向双方的父母鞠躬，徐冲没有母亲，只有徐文发一个人有些尴尬地坐在家长的位置上。三是夫妻对拜……有人开始闹了，

要求他们离得近一些，要头撞头，撞出声音来，撞得越重越响将来越幸福……

一个女人突然跑上来，大声地甚至是歇斯底里地叫着徐冲的名字。整个婚礼上的人都呆愣住了，那个女人显然是从农村来的，衣衫不整，长长的头发散乱地披在脸上，差不多把整个脸庞都遮住了。女人的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用小棉被裹着的孩子，同样也看不清孩子的模样和大小。

女人已经蹿到了徐冲面前，声泪俱下地哭叫着：“徐冲啊徐冲，你可以抛弃我，你可以把咱们的海誓山盟当成放屁，你可以娶这个女人做你的老婆……但是你……你不能抛弃孩子，这可是你的骨肉啊……我今天不是跟你捣乱的，我也不愿意在你的婚礼上扫你的兴，我只求你把这孩子收下……咱俩的缘分断了，我不恨你，我只求你把孩子养大，别让孩子受委屈……我是死是活你就不用管了……”

徐冲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女人，似乎完全没有听见那个女人在说什么。可是女人的话却让在场的来宾都听得一清二楚，婚礼上立刻嘈嘈杂杂地议论起来。

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又突然咕咚一下跪在了尹音面前，悲悲切切地哭着说：“妹妹，姐姐求你了，这是徐冲的亲骨肉，你既然爱徐冲，就收下这个孩子吧……我知道，你刚入洞房就当妈这不公平，可是这怨不得别人，你要好好待这孩子，姐姐求你了……”

徐冲和尹音包括主持人柳如烟显然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没有丝毫的准备，都傻子似的看着那个女人，甚至连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那个女人说完，把孩子往徐冲的脚下一放，扭过头捂着脸哭着跑了出去……

婚礼上的人依然没有反应，似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知觉，都变成了僵尸，连空气都凝固了。

最先从噩梦中醒来的是新娘尹音，她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哇的一声哭叫起来。紧接着，她发疯般地撕扯掉身上的婚纱，朝徐

冲狠狠地甩去。然后也像刚才那个女人一样，捂着脸跑了出去……

蓝湘轻轻地说：“咱们走吧。”

靳小晴似乎没听清，这里发生的事情还没闹明白，怎么能走呢？
你难道连一点儿好奇心都没有吗？

蓝湘已经站起身来。

靳小晴不敢违抗主人的命令，也只好跟着站起身来。

蓝湘沉着脸，严肃地说：“今天晚上你到徐文发家里去。”

靳小晴一愣：“干什么？”

蓝湘说：“给他家当保姆，照顾这个孩子。”

靳小晴困惑地问：“我……我怎么去？”

蓝湘说：“那是你自己的事，别问我。”

三

两个月以前，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靳小晴祸从天降。那是一个临近暑假的周末，她从教室里出来，朝学校大门口的邮局走去。她要给爸爸和弟弟发一封信，告诉他们这个暑假她不回去了。她找了一个做家教的工作，不但节省下了来回的路费，还能赚几百元钱。从大别山深处考出来的姑娘深知生活的艰辛，她从小失去了母亲，是父亲把她和弟弟拉扯大的。父亲靠种几亩薄田不但要养活弟弟，还要供她读大学，父亲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叶建平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追来了，喊她，她站住了。她以为叶建平又要约她去酒吧或舞会什么的，她想告诉叶建平，她要去赚钱。叶建平比她高一届，明年就要毕业了。他是一个来自上海的公子哥，父亲是个私营企业家，很有钱。从靳小晴进入北大半年以后，叶建平就死死地追求她。靳小晴总觉得她跟叶建平家相差甚远，门不当户不对，将来不会有好结果的。叶建平却不听这些，他说他养得起她。将来毕业了，她什么工作都不需干，就给他当专职太太……靳小晴渴望着离开大别山里那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渴望着能过一种衣食不愁的生活，更渴望着能为父亲减轻一些负担，还渴望着将来能为供养弟弟继续读书……她动心了，开始的时候，她以为叶建平追求她就是图她长得漂亮，后来叶建平向她说了真话：城里的姑娘靠不住，谁知道她们过去爱过谁，谁知道她们跟多少人睡过了。

靳小晴听了叶建平这些话并没有反感，男人找老婆也像女人找

丈夫一样，首先要可靠，要能跟你一心一意地过一辈子。靳小晴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女人感到自豪……但是，自尊心很强的山里姑娘从来不花叶建平的钱，尽管她再困难，她也从不向叶建平伸手。当然，叶建平请她出去吃饭，去舞会，甚至到北京人艺看话剧，那便另当别论了。男人的这种钱她还是可以接受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更加让叶建平觉得她可靠了。两个人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且信誓旦旦了……

叶建平很急，说是刚才到宿舍找她，她弟弟正在宿舍门口等着她，让她快点儿回去。

靳小晴急切地问：“我弟弟怎么来了？”

叶建平说：“不知道，他没说。”

一种不祥之兆像浓烟一样笼罩着靳小晴，她顾不得多想，像救灾一样地飞步朝宿舍跑去。叶建平骑着自行车追上来，她跳了上去……

灾难果然像恶魔般不期而至，弟弟不是一个人来的，他是带着爸爸一起来的，爸爸病了。

爸爸病了并不奇怪，在靳小晴的记忆里，好像爸爸从来就没有健康过。妈妈是生完弟弟的第二年去世的，爸爸又当爹又当娘拉扯着他们姐弟俩。爸爸的脸色总是蜡黄的，四十岁不到头发都白了。他犯的是心口疼的病，其实就是胃病。大别山里的人不知道那个部位该叫作胃，都说是心口疼。爸爸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病当回事，疼起来的时候蜡黄的脸上滚动着豆粒儿大的汗珠儿。甚至有时候爸爸疼得抽搐成一团，丑陋得像一个怪物。但是爸爸从来不叫，他总是默默地忍受着这剧烈的疼痛。爸爸也从来不吃药，疼的时候总是吃碱面，抓一把碱面放在嘴里，然后再喝一口水冲下去。每当爸爸犯起病来的时候，靳小晴都不忍心看他。眼见着这种痛苦比自己受到折磨还难受，靳小晴总是心里暗暗地企盼着，企盼着自己快点儿长大，快点儿能挣到钱，有了钱就可以将爸爸带到大城市的大医院

里将他的病彻底治好……

爸爸却提前来了，他实在受不了了，弟弟只好把他带到了北京。爸爸被弟弟安置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地下旅馆里，便匆匆忙忙地来找她。

弟弟说：“爸爸还不来，桂花大婶说，再不把爸爸送进医院，他就会疼死的，她的丈夫就是那样疼死的。”

靳小晴跟着弟弟急忙去看望爸爸，幸亏有叶建平在身旁。他们还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靳小晴到北京近三年来第一次坐出租车，当然是叶建平花的钱。靳小晴很感激他，觉得他成了她的救星。

他们把爸爸弄到医院，最有名气的协和医院。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爸爸患的是胃癌，已经到了晚期，再不做手术，命就保不住了。医生征求靳小晴的意见，靳小晴当即表示，马上让爸爸住院做手术。可是当她为爸爸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医院要十五万元的押金……

十五万元对于靳小晴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她做梦的时候都不敢奢求自己能拥有那么多钱。可是，要救爸爸的命，确实需要这么多的钱。她没有钱，最多最多，她只能凑一百五十元钱，只有百分之一。

爸爸又被送回到了那个地下旅馆，她得急着去找钱。北京城似乎有许多钱，可以说整个城市都是用钱堆积起来的。那么多的高楼大厦，那么多的豪华汽车，那么多的高档商店，还有那么多的银行……可是靳小晴能从这些地方抠出钱来吗？一分钱都不能。她需要钱，可是钱到哪儿去找呢？在这个城市里，除了同学，她几乎不认识任何人。学生都是无产阶级，平时相互间拆借，也不过是十元八元的，谁能借给她十五万元呢？

她只有向叶建平开口，她知道这个口不好开，但是又不能不开。叶建平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去了，或许他已经默默地为靳小晴想办法去了。有了叶建平，靳小晴就觉得没有被这个世界抛弃，就觉得爸

爸的命还有救……

叶建平果然伸出了援助之手，那是第二天在她的宿舍里，当着她室友的面，将厚厚的一沓钱交给了他。靳小晴见了那沓钱，像见了一件不祥之物，身上立刻冒出了一股凉气。她看到，那沓钱虽然厚，却都是十元钱一张的。更让她感到惊恐的是，叶建平竟当着她的室友非常慷慨地说：“这是八百元钱，是我两个月的生活费。这钱你拿去用吧，不用你还的，白送给你了。”

靳小晴像是挨了一闷棍儿，顿时失去了感知能力。她只记得自己没有伸手去接那八百元钱，那八百元钱是叶建平放在她的床头上了。要是平时，叶建平送给她八百元钱，她会觉得接受了一座金山，足以掂量出自己在叶建平心目中的分量。可是这会儿，在她急如星火般地需要十五万元的时候，这八百元钱还不如塞进爸爸嘴里的那一把碱面……

叶建平留下这八百元以后再也没有露面，像是在反扫荡期间突然进入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掩体，连日本鬼子都搜查不出来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靳小晴每天干了些什么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宏观地说，她是去借钱，但是到哪儿借钱，找谁借钱，她自己也不清楚。然而她得做，得跑，得奔波，似乎行动就是一切，无效的行动也是对父亲的一种抢救，一种道义上的报答。

父亲用仅存的一点儿气力向她和弟弟咆哮着：“快把我送走……我要回大别山……不能让我死在这儿……我就知道是来送死……快把我送回去……”

她能将爸爸送回去吗？送回大别山就是送到地狱里去了，靳小晴和弟弟都深深地知道这一点。

这一天，她奔波了一天，傍晚的时候回到那个地下旅馆，突然看见弟弟跪在旅馆旁边的大街上。弟弟的胸前挂着一块纸板做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好心人，帮帮我，救救我爸爸！

弟弟是个一米七〇的男子汉了，虽然还欠成熟，却也是一表人

才。这个雄心勃勃对生活 and 未来充满了幻想的高中生就这么沿街跪着，头低在心口窝儿上，那正是爸爸最疼痛的部位……蓦然间，她想起了爸爸，那是妈妈讲给他们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爸爸的胸前挂上了牌子，也是像弟弟胸前的牌子吗？爸爸的牌子上写着：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那时候爸爸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造反派拉他游街，命令他在街中心跪下。爸爸说，男人膝盖是黄金做的，只能跪天地，跪父母，跪老师。天地君亲师，除此之外，男人不能向任何人下跪。

爸爸的刚强遭到了造反派残酷的拷打，却赢得了妈妈的爱情。妈妈生前不止一次地跟靳小晴讲，你爸爸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男子汉是不向任何人下跪的。弟弟懂事以后，靳小晴又无数次地向弟弟讲妈妈留下的故事，希望弟弟像爸爸一样有尊严地活着，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可是，现在弟弟下跪了，而且在这些形形色色过往的路人面前下跪了。跪得是那样的卑微，那样的低贱，那样的丑陋。可是，弟弟是为了爸爸啊……

靳小晴再也忍不住了，她飞奔过去，把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她却沒有哭，弟弟的头烫得她胸口发热，弟弟的面前只有几张脏兮兮的毛票和几枚可怜巴巴的钢镚儿。弟弟也没有哭，弟弟依然跪着，像个男子汉一样顽强地跪着……

靳小晴彻底地绝望了，她想到了死。可是她又不能死，她死了以后，弟弟怎么办？爸爸怎么办？

她在护城河畔的小石桥上徘徊，在绝望与绝命之间抉择。奇迹出现了，她总是相信这是上苍恩赐给她的奇迹。蓝湘来到了她的面前，悄无声息的像一片无风而落的叶子。

蓝湘靠在小石桥的栏杆上，面带微笑地看着她。原本她不想理她，她需要的是十五万元钱，而不是各种形式的同情。

蓝湘说：“我可以给你十五万元钱。”

靳小晴像听到神谕一样地震惊了，她看着蓝湘，深信她就是为